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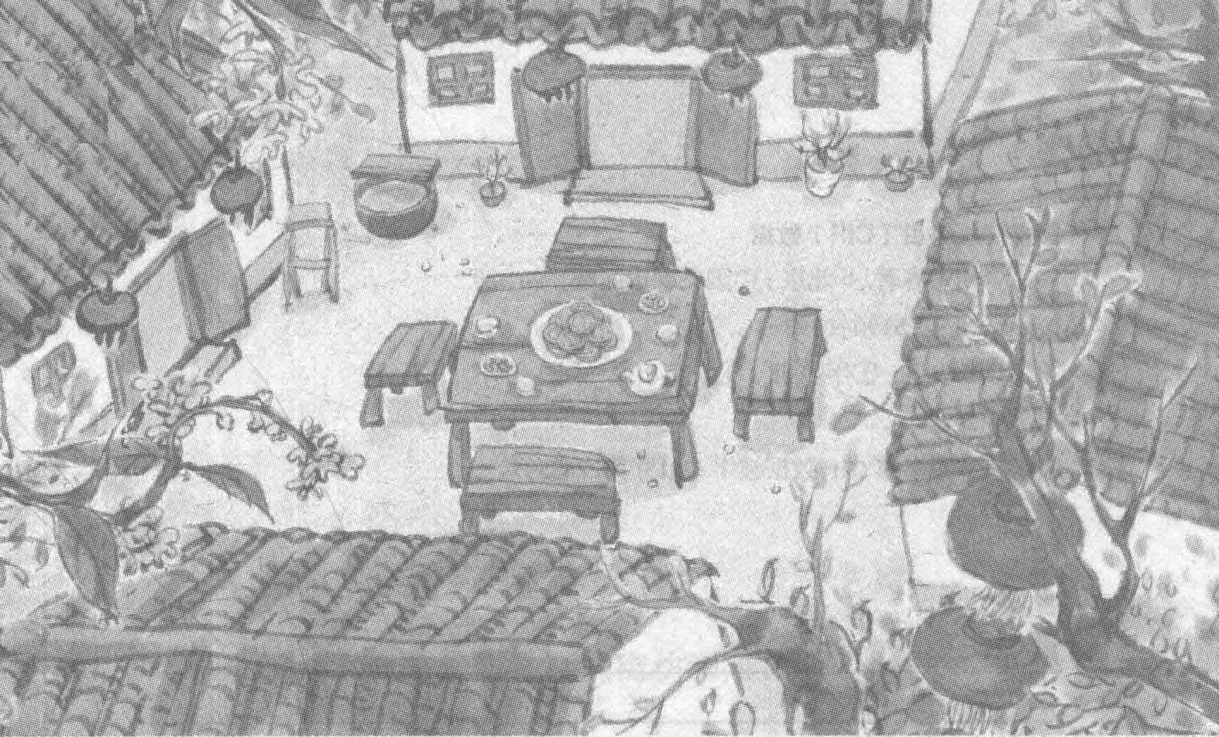
甲子春 著

淡忘



一幅老北京大杂院的鲜活风情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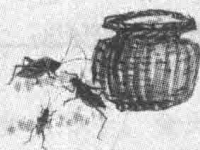
一声声蚰蚰儿和蛐蛐儿的鸣叫声，在月朗风清的夜晚更加悦耳动听，赋有诗意。大院里整日辛劳的人们，伴随着虫鸣声进入了梦乡。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们，他们的人生有的坎坷，有的平淡，有的跌宕起伏，却从不同的方面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……



一幅老北京大杂院的鲜活风情画

甲子春 著

谈忘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http://www.clapnet.c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淡忘 / 甲子春著. -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190-0395-1

I . ①淡… II . ①甲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8859号

淡忘

作 者: 甲子春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审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王 军

责任编辑: 刘 旭

责任校对: 郝媛媛
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

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

1/16

字 数: 505 千字

印 张: 33
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0395-1

定 价: 6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

人物谱

太原会馆九大分院里所涉及的街坊和所关联的人物——

(一) 太原会馆大院后院的街坊：常老大、常三爷、高小燕、常小虎、大牛、二愣子、小全、老疙瘩、张大妈。

关联人物：老大媳妇、小燕父亲、常老七、老七媳妇、吴子雄、子雄秘书、王大彪、大彪娘、常日升、陈明启、高大个儿、韩爷爷、老鸹子、妓院掌班、鬼子少佐、鬼子翻译官。

(二) 太原会馆东院系列

1. 东前院的街坊：小凤姑娘。

关联人物：许师傅、砖场门卫大爷。

2. 东小院的街坊：金老爷子、金大婶、韩大妈。

关联人物：办公室吴主任、居委会乔主任。

3. 东院的街坊：刘婶、大龙、二龙、大龙爷爷、大龙奶奶、大龙妈、龙芒种、芒种舅姥爷。

关联人物：优莉、优莉妈、罗琅、老保姆、阿里·查。

4. 东后院的街坊：董二爷、二爷老娘、秦老板、云霞、彪儿、坤儿、秦玉、余先生、秋萍姑娘、胡师傅。

关联人物：程师傅、马文元、白先生、英子、英子娘、琴师、戏园子经理、

牛旅长、崔副官、小饭馆老板、姜柱子、柱子娘、柱子媳妇。

（三）太原会馆西院系列

1. 西前院的街坊：孙旺、孙有财、孙福、王寡妇。

关联人物：嫖少爷、洋车夫、强子。

2. 西小院的街坊：杨明、杨大婶、杨世春老爷子、徐大婶、小娅姑娘、老铁、铁熊、铁豹、田福余、田竹云、张喜子、喜子爹、王淑芳、田祥、张平。

关联人物：淑芳爸、淑芳妈。

3. 西院的街坊：赵大爷、赵大婶、赵武、小辫留、李大爷、李大妈、李松、李菊、李杉、何老爷子。

关联人物：张师傅、农民大爷、生产队长、大队张书记。

4. 西后院的街坊：大庆、大庆妈、大庆爸、老郭、老郭媳妇、小宝儿、小宝儿大姐。

关联人物：老祖爷、乾隆爷、派出所小张。

注：以上人物谱中所提到的街坊和关联人物，均为故事需要所虚构设计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。特此说明。



目 录

引 子 /	001
第 一 章 /	006
第 二 章 /	014
第 三 章 /	023
第 四 章 /	030
第 五 章 /	039
第 六 章 /	049
第 七 章 /	063
第 八 章 /	076
第 九 章 /	089
第 十 章 /	106
第十一章 /	119
第十二章 /	128
第十三章 /	140
第十四章 /	160
第十五章 /	174
第十六章 /	187
第十七章 /	202
第十八章 /	220
第十九章 /	233
第二十章 /	245

第二十一章	/	255
第二十二章	/	266
第二十三章	/	286
第二十四章	/	299
第二十五章	/	310
第二十六章	/	317
第二十七章	/	327
第二十八章	/	341
第二十九章	/	350
第三十章	/	366
第三十一章	/	383
第三十二章	/	394
第三十三章	/	406
第三十四章	/	419
第三十五章	/	440
第三十六章	/	453
第三十七章	/	464
第三十八章	/	476
第三十九章	/	489
第四十章	/	505

引 子



北京南城宣武门外储库营胡同有一个大杂院，叫太原会馆。当年院子里的孩子们都为它骄傲，不为别的就为它大。这个院子南北走向，形状近似个“非”字。中间有一个大院，东西两边各有四个小院，整个会馆大大小小的院子。它从南到北百八十米，从东到西四五十米，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撇巴撇巴还真能塞得下。

太原会馆大院，至今少说也有两百多年了。院子里住过的最有名望的人，是清代的大学者阎若璩。阎老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被雍正皇上看重，称其为先生，尊为上宾。得益于阎老的名望，太原会馆盖得气派，四进的院落，宽敞开阔，规模宏大，西院儿还建了个大戏楼，在老北京它是数得上的大院子。

东小院是标准的四合院，据说当年是阎若璩老爷子的住处。它称得上是老北京传统建筑的精品，也是整个太原会馆里最好的房子。院里北房是正房，它是五间青砖大瓦房，三正两耳。它的地面儿比院里的地面儿高出一米多，既保证了房子不潮湿，也显示着主人的尊贵身份。房子磨砖对缝，前出廊，后出厦。前廊青石铺地，一排粗大的柱子连同两边高大的山墙，支撑着足有两丈多高的房梁。门前的两根抱柱上附着一对楹联，上联是“忠厚传家久”，下联是“诗书继世长”。

北房的東西两侧，各有三间厢房，一明两暗。厢房的南面建有抄手游廊与垂花门儿相连。门儿两边一对儿占天不占地的垂莲柱上雕刻着仰面莲花的

花簇头，门儿的横梁上刻有“玉棠富贵”、“福禄寿喜”的彩绘木雕，门儿两侧的墙面儿上各有一幅精美的砖雕，一幅是“岁寒三友”，一幅是“四季平安”。

垂花门儿外面儿是五间倒座南房，一字排开，规矩严整。垂花门儿里面儿种植了海棠树和石榴树。每年春夏，这两棵树分别开出淡粉色的海棠花儿和火红色的石榴花儿，鲜艳夺目，满院生辉。飘飘洒洒落满地面儿的海棠花瓣儿，犹如给小院儿铺上了一层花毯，美不胜收。

小院中间，摆放着一个大鱼缸，里面种了莲花，养着一群五颜六色的小金鱼儿。它们自由自在地在莲花中间穿来穿去，时不时地游到水面换口气。遇到细雨霏霏时，一种“雨打浮萍点点坑”的美景时隐时现，情趣盎然。

到了金秋时节，一个个笑开了嘴儿的大石榴和挂满了树枝的海棠果儿，随风摇摆，让人垂涎欲滴。大院里的孩子们，每到这时都来摘海棠和石榴吃。这些果实的鲜美味道，永远印在了孩子们的心里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发小们相聚，一说到东小院的海棠果儿和大石榴，大家还是意犹未尽回味无穷的。

每年秋天，东小院还是四大鸣虫儿的竞技场。蝈蝈儿，蛐蛐儿，金钟儿，油葫芦相继粉墨登场。住在东小院的“老顽童”金老爷子与大院里的虫子迷孙福和大庆等人，各自是率部出战。这些老少爷们儿，喝着小叶儿茶，扇着芭蕉扇儿，澄浆罐儿里摆战场，把玩鸣虫儿度日月。

太原会馆的各个小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那就是宽敞豁亮，各家儿门前都有空地儿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街坊们在房前屋后建了不少花园子和菜园子。

喜欢种花儿的人家儿，大都种些山影儿、仙人球、死不了儿这类的花儿，因为它们皮实爱活。会鼓捣花儿的人家儿爱种些茉莉花儿、菊花儿、夜来香、牵牛花儿、美人蕉之类的花儿。有的人家儿只种几盆花儿做个点缀，讲究的人家儿能种上几十盆、上百盆的花儿，要的是个花园子的绿色氛围。

喜欢种菜的人家儿，爱种些西红柿、扁豆、茄子、倭瓜、丝瓜和向日葵等作物。到了秋天，粉红儿的西红柿，紫色的大茄子，金黄的老倭瓜，长长的大丝瓜，肥嫩诱人的猪耳朵儿扁豆和一个个如同孩子们笑脸儿似的向日葵，把小院装点得琳琅满目，好看极了。

太原会馆的居民，早年间十有八九住的是晋老西儿。他们中间有一批是进京赶考的山西学子，落榜之后没有再回原籍，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，找个

事由儿，干点儿营生儿，之后是娶妻生子，繁衍至今。

比如西前院住着的孙家就是这样。爷爷孙旺年轻时进京赶考未中，后来在琉璃厂做起了古玩生意。正是那西方不亮东方亮的道理，孙旺考试名落孙山，可买卖做得红火。钱没少赚，还抱得美人归，娶了个漂亮媳妇儿，给他生了儿子孙有财。若干年后，他又抱上了大孙子孙福。

还有些住户，是山西来北京讨生活的人。像西院的李大爷，就是山西太谷县人，打小儿十一岁就随着亲戚进北京当学徒，落脚在了这个院儿里。这个岁数的孩子，搁现在小学还没毕业呢！那时家里穷，爹娘没办法，只能狠心让孩子远走他乡，成了一名小童工。老爷子这一走就是六十多年，直到七十七岁去世，始终没有机会回趟故乡，再也没见过爹娘。他心里一直在思念着老家的亲人们，晚年虽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直到弥留之际，嘴里还清楚地念着“阿馒”两个字，那是他最小弟弟的乳名。

老一代人走了以后，乡音也跟着带走了。太原会馆里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们，没有几个会说山西话的。再往后，五湖四海的人们纷纷住了进来，南腔北调，口音各异，形成了真正的大杂院。

大杂院生活的特色，给院子里的孩子们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比如说聪明，这是大杂院里孩子们的特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多，互相交流就多，思想开放，杵窝子的少，孩子们就学得聪明了。

比如说义气，这也是大杂院孩子们的特点。小时候，为了不被外院儿孩子欺负，大院里的孩子们喜欢抱团儿。有谁要是被外院人欺负了，回来一说，院子里一大帮孩子，有的拿根棍子，有的攥块板砖就找人家去了。直到人家认怂服软了，大院的孩子们才得胜收兵。久而久之，义气的脾性就深入孩子们的骨髓了。

再比如说混蛋，这更是大杂院孩子们的特点。太原会馆在20世纪60年代就住了七十多户，三百多口子，两百多孩子。孩子多就少不了打架，整个大院从早到晚打八场架到不了天黑。各家儿的孩子，为了不被欺负赛着混蛋。那真是大院待有霸王出，各领风骚一两年。当然，混蛋过了头儿也就进去了。

大杂院里的孩子们还有个特点，就是小名一般都很难听。为什么呢？老人们认为，孩子小名起得贱，皮实好养活。这虽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，却约

定俗成，各家儿都这么给孩子起小名。比如说：“大蛋儿”“二狗”“猴三儿”“奔儿头”“黑妞儿”“二嘎子”“球子”“臭子”“臊包子”等等，实在是登不了大雅之堂。

这些难听的小名，只要是叫出去了，就将不离不弃，跟随你一辈子。甚至几十年不见的发小儿，一朝相聚，大号想不起来了，小名和外号却记得瓷瓷实实的。

就拿西院李大妈的老疙瘩李杉来说吧，小时候刚出生不久，妈妈抱着他，他在妈妈的胳膊上放了个屁，李大妈说：“这孩子，放屁这么响，就叫小屁子吧！”

妈妈随口儿一句话，这臭名跟了孩子一辈子。以至于前不久太原会馆发小儿相聚，在场的几十个人，看到满头银发已是花甲之年的李杉没一个人不叫他“小屁子”的。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，那个外号叫“假媳妇”的发小儿，还找他来求证呢。他说：“屁子，我记得李大妈还给你起了个小名，叫‘小臭子’。那以后我们见面儿的时候，我是叫你‘小屁子’呢还是叫你‘小臭子’？”

“都成，都成，反正都不是什么香名儿。”小屁子有些尴尬地敷衍着。

“假媳妇”想了想后对他说：“那就叫屁子吧，这名敞亮儿，好记！”

“屁子屁子吧，等我没了，别写在墓碑上就成。”小屁子无奈地应了一句。

大杂院的邻居们还有个特点，就是爱串门子。街坊之间屋儿挨着屋儿，门儿对着门儿，互相之间走动起来很方便。一天到晚小伙子老爷们儿，大姑娘小媳妇，你来我家串串，我到他屋走走，不打招呼就来，拍拍屁股就走。那是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儿，聊不够的儿女情长。

在太原会馆，串门子还别有一番景致。自民国以后，在天桥、琉璃厂一带的穷艺人们，有唱戏的，说书的，说相声的，数来宝的，唱皮影儿的，还有耍杂技的，变魔术的，陆陆续续地住进了太原会馆。这些人都是很随和，跟街坊们聊得来。天刚擦黑儿，人们吃完了饭，三三两两地就遛达到艺人家串门儿了。艺人们走南闯北的，经多见广，聊起天儿来风趣幽默，精彩生动。说到高兴之时，他们还给大家来上两段儿，露个两手儿，逗大家一乐儿。那轻松欢快的笑声和掌声，不时地从院子里传了出来，形成了大杂院独特的串门儿文化。

大杂院的体育生活也很活跃。院子中间有一大块空地，足有两三个篮球

场大。各个小院的孩子们吃完了饭，常聚在这里踢球。尽管是瞎踢一气，后来还真有几个踢得好的，进了先农坛体校。在容国团拿了乒乓球世界冠军以后，院里人自发地用碎砖头儿砌了个乒乓球台子，大人孩子纷纷参战，从早上打到天黑。在后院的一块空地上，还建了一块跤场，那是摔跤名家常三爷和徒弟们撂跤的地方。常三爷当年一跤摔死鬼子少佐的故事，更是家喻户晓。

傍晚时分是大杂院里最热闹的时候，下了班放了学的大人孩子们，吃完了晚饭全溜达出来了。大人们串门子聊大天儿。孩子们呢，有收鸽子的，有逮蜻蜓的，有玩儿老鹰捉小鸡儿的，有跳皮筋儿的，有弹球儿的，有扇三角儿的，有跳房子的，有挺牌的，有踢足球的，还有玩儿急了打架的。听吧，孩子哭，大人吵，整个一个蛤蟆吵坑，那叫两个字“闹腾”。

当天黑了以后，院子里就平静了下来。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，也没人打麻将，人们更多的是自娱自乐。在西小院住着的杨大爷，他的儿子杨明吹了一口好笛子。东院住着的印尼华侨大龙，拉的小提琴在区里得过奖。夏夜里，这哥儿俩时常靠在自家的屋门框上，你吹一曲《草原之夜》，我拉一首《梁祝》；你再吹一曲《小放牛》，我再拉一首《西班牙小夜曲》……当雨夜来临之时，伴随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，西院的赵大爷喜欢坐在扬琴前敲打几首轻松欢快的广东音乐《雨打芭蕉》《步步高》，这时东小院的金老爷子便用他心爱的古筝和上一曲《高山流水》《花好月圆》。优美动听的乐曲通过他们传神的演奏，使人们听得如醉如痴，给大院里的街坊们带来了惬意的艺术享受。

“嘟嘟都”、“蛐蛐蛐”，一声声蚰蚰儿和蛐蛐儿的鸣叫声，在月朗风清的夜晚更加悦耳动听，赋有诗意。太原会馆大院里整日辛劳的人们，伴随着虫鸣声进入了梦乡。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们，他们的人生有的坎坷，有的平淡，有的跌宕起伏，却从不同的方面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……

第一章



在太原会馆这个大杂院里，住着三教九流，从事着五行八作职业的各色人群。后院住着老哥俩很不一般，大哥常老大，在天桥说评书，是评书名家陈明启老先生的得意门生。他的兄弟常三，是中国式摔跤名家常日升的大弟子，在天桥开着跤场。常三在摔跤同行里受人尊敬，人送绰号“常三爷”。他的妻子高小燕，曾经是八大胡同里的名牌妓女小粉荷。他们夫妻俩有个儿子常小虎，绝顶的聪明，长大以后成了京城一所著名大学的副教授。他们家离奇的故事，太原会馆的老街坊们聊起来是津津有味的。

要说他们家的事儿，还得从解放前说起。常三爷老家在保定乡下，他与保定摔跤名家常氏四兄弟是叔伯亲戚。受他们的影响，常三爷自幼习武，练习中国式摔跤。传授他摔跤技能的师傅常日升，是常氏四兄弟的老大。他是保定跤的杰出代表，身上的摔跤功夫算是练到家了。

常三爷在开始学摔跤的时候，师傅对他说：“中国式摔跤讲究大绊子三十六，小绊子似牛毛，招式千变万化，深不可测。你要想在跤场上站得住脚，就必须把功夫练到家，要掌握几手绝活儿才行。”

常三爷记住了师傅的话，刻苦训练了十年，吃透了保定跤的精髓。常三爷摔跤就是一个字：快！他摔跤的特点是上下配合，以快打快。刚中有柔，猛中含智，瞬间将对手制于末路。

在平时的训练中，常三爷最常用的是“披”“勾”“顶桩”“手别子”“大

得合”这些招式。当年摔死鬼子少佐用的就是“披”。后来在天桥他开的跤场上，“常三披”成了保留节目。每到表演临近结束的时候，观众都点名要常三爷出阵，请他表演摔死日本兵的真功夫“常三披”。常三爷不负重望，干净利索地抓住对手襟袪的小袖和偏门，一个转身，钻肩，填腰，立肘，三秒钟内把对方头冲下脚冲上直挺挺地从肩膀上摔了出去，随后便是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。

常三爷家弟兄七个，在保定乡下也是大户人家。后来家道中落，生活越来越艰辛，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。旧社会讲究“穷文富武”，这就要求练武的人家里得有底儿，得让他们吃饱喽才行呀，可当时常三爷家里已经很难做到这一步了。到了一九四二年，整个华北地区水灾、蝗灾、风灾、雹灾，一起儿接一起儿。在乡下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常三爷就带着几个摔跤的徒弟走出了家门儿，从保定来到了北平，投奔他大哥常老大来了。

常老大自小身子骨儿单薄，家里不敢让他习武。结果他剑走偏锋，武没练成，嘴皮子练成了。家里托人，让常老大拜在了京城评书名家陈明启老先生的门下，说起了评书。在三年的学艺生涯里，常老大熟练地掌握了陈老先生的说书技巧。他先后说熟了《杨家将》《精忠传》和《跨海征东》等评书名篇，在天桥一带已是小有名气的评书艺人了。常三爷师徒几人来到北平以后，常老大带着他们在太原会馆落了脚。当时会馆里出租房的价格不算高，常老大在后院租下了两间房。一间房他和兄弟一起住，另一间房让几个徒弟住。常老大和兄弟互相帮衬着，开始了在天桥撂地儿讨生活的日子。

当时在天桥耍把式卖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常老大的师傅陈明启老先生就嘱咐他：“你现在出徒了，可以说书挣钱了。要想在这个台子上站得住脚儿啊，还得下不少工夫呢！你的表演得有自己个儿的特点，听书的人闭着眼都能听得出是你在说书，别人谁也学不了，这样才能混得下去。就拿咱们天桥有名的八大怪来说吧，走旱桥的‘赛活驴’，手劈鹅卵石的常傻子，撂跤的沈三，抖幡儿的杨小辫儿，演杂耍的程傻子，说单口相声的穷不怕，数来宝的曹麻子，拉洋片的金大牙，个顶个儿都是身怀绝技，本事出众，在同行中是鹤立鸡群，没人能在他们面前拔份儿。这样他们才在天桥站住了脚，扬名立万儿的。你得照着他们那路数走才行。”

“师傅，我听您的。”常老大把师傅的话全记在了心里，在后来的说书卖艺中吃了不少的苦。

为了能招徕听众，在天桥地面儿上站住脚，他的师傅陈明启老先生早年就定下了规矩：地面儿不冻冰不进屋子。也就是说外面天儿不管多冷，只要是没结冰呢，就得在露天场子说评书。师傅这样说，徒弟哪能偷懒呀，也得跟着。北平城的十一月，地面儿上虽然还没结冰呢，西北风一吹，就像刮小刀儿似的，常老大穿着单薄的大褂，被吹了个透心儿凉，冻得是上牙打下牙，身上的风湿病就是那时落下的。

夏季天儿就更不好过啦。三伏天儿光着膀子都嫌热，常老大说书还得穿着大褂，纽扣和纽襻全得系严实喽，一点儿不透风。他整天价在露天说评书，能不热吗？尤其是说武打的段子，他还要连说带比画地学做着各种武打动作。观众看得过瘾，撒开地鼓掌叫好，可常老大热得都喘不过气儿，身上长满了痱子。为了不影响说书效果，他连挠挠痒都不行，出的汗扯了去了。一段子评书说完，大褂都湿透了。他身子骨儿弱，虚脱和中暑是常有的事儿，那罪遭大了。

再说常三爷，初到天桥人生地不熟，想撂个地儿就开跤场，哪有那么容易呀，总是有欺生的主儿。当时天桥最出名的摔跤高手是沈三爷和宝三爷。沈三爷练的散手跤，也就是武术加跤，特点是快跤，讲究的是一巧破千斤。宝三爷摔的是功力型跤，以功力压快，刚中强，讲究的是以力降十会。

这两位三爷是天桥跤场上的英雄，也是中国式摔跤的名家大师。一九三三年，在常三爷来天桥开跤场的十年前，沈三爷就已经是全国摔跤冠军了，并在当年击败了不可一世的俄国大力士麦加洛夫，在中国武林传为佳话。宝三爷也被摔跤同行奉为一代宗师。

眼下这两位三爷正是如日中天之时，天桥撂地儿开跤场的同行们也都有了自己个儿的地界儿。这时平地又冒出来个“常三爷”，谁服呀？常三爷的跤场开了不到三天，踢场子的就来了。

这一天常三爷的徒弟们刚把板凳码好了，褡裢还没来得及穿呢，一个黑大个儿就钻了进来。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哪位是师傅？我要跟他撂两跤”。

常三爷明白这个小伙子是干吗来的。他清楚跤场上的规矩，来踢场子的，

只要把师傅摔倒了，就是把场子踢了。输的一方就得卷铺盖走人，这块场地就归了获胜的一方了。

常三爷从上到下打量了这个黑大个儿一番。只见来人身高在一米八以上，腰粗，腿粗，胳膊粗，屁股大，胸脯子上的肌肉一大疙瘩一大疙瘩的，从褡裢里面向外翻翻着，显得十分健壮。黑大个儿浓眉大眼，下巴上和脸颊上长满了又粗又硬的络腮胡子。他的外表，就如同常老大在评书里说的豹头环眼的张飞，着实有些吓人。

常三爷很欣赏这个结实的小伙子，觉得他真是个好练武的好材料。为了不伤了他，要好言劝慰黑大个儿几句：“朋友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到此地就是为了混碗饭吃。你看能不能高抬贵手，行个方便！”

黑大个儿把脸一绷，大声说：“行个方便，怎么行啊？”

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，今天我们表演赚的钱，你全拿走，我们全当是与你交个朋友。以后咱们各干各的，谁也不欺负谁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！你们一天能赚几个子啊？仨瓜俩枣儿地就想把我打发了，那也太便宜你们了。除非你把一个月的收入都孝敬我老人家了，我才能行个方便！”

“什么？你也太不讲理了！师傅，咱们收拾他！”徒弟们都急了。

常三爷向徒弟们摆了下手，让大家少安毋躁。他笑呵呵地对黑大个儿说：“小伙子，我看你岁数也不大，还不到三十岁吧？年纪轻轻的，可不能做黑心事儿啊！你要我们交出一个月的收入给你，我们这些人就得喝西北风去，那怎么能行呢？”

“那有什么不行的！谁让你们在天桥的地面儿上开跤场了呢！怕喝西北风好办呀，你们学学屎壳郎，滚球不就得了。哈哈……”

黑大个儿放肆的笑声，激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不由分说，常三爷的大徒弟大牛把褡裢一披，气哼哼地说：“别废话了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！来吧小子，接招吧！”

黑大个儿一阵轻蔑的冷笑，两条腿左踢一下，右踢一下，两个胳膊也随之上下摆动着，不住地晃动着身子，围着跤场转了三圈。那叫阵的架势，既夸张又咄咄逼人。

常三爷在一旁冷眼看着，心里不住地盘算着退敌的方法。其实凭常三爷的摔跤本事，在整个天桥儿地面儿上，别说眼前的这个黑大个儿了，就是沈三爷和宝三爷来了与他也是难分上下的。可俗话说得好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，何况初来乍到，人地生疏，两眼一抹黑，不知道这里水有多深，不敢造次。徒弟们年轻气盛，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儿的，爱谁谁，喜欢靠胳膊根儿说话，这样就容易招惹是非。常三爷心里有数，尽量克制着自己，也弹压着徒弟们，少招事儿，得过且过。

话虽如此，看今天黑大个儿来势汹汹的样子，躲是躲不过去了。常三爷只好随机应变，先让徒弟们与他交交手，试试黑大个儿的功底如何，自己也好做个准备。

第一场比赛开始了。大牛往上一扑，伸手来抓黑大个儿的襟袪领口。黑大个儿见招儿拆招儿，迅速分开大牛的两手，左手一把抓住了大牛右边儿襟袪的小袖，往前一带，右手飞快地摠住了大牛的右腿外则，一个漂亮的长腰转脸，干净利落地将大牛摔了出去。

“好！手别子使得漂亮！”常三爷不由得叫了声好。

黑大个儿整了整襟袪的带子，扭头冲常三爷龇了龇牙说：“瞧好吧，厉害的还在后头呢！”

常三爷的二徒弟二愣子，气不忿儿地穿上了襟袪，上前一把抱住了黑大个儿的腰，本想给他来个大背膀。可不承想黑大个儿借劲使劲，右腿迅速地插入二愣子的两腿之间，小腿牢牢地挂住了二愣子的左腿，右手用力一推，二愣子一个后仰壳就摔了出去。

“利落！大得合使得不错！”常三爷又是大声地叫了个好。

黑大个儿连胜两场那叫一个美呀！他摆头晃脑，手舞足蹈，按照蒙古跤手的架势，一个人在场地中央遛开了圈儿，整个是目空无人的派头。

几个徒弟被黑大个儿狂妄的做派气坏了，全都穿上了襟袪，要与黑大个儿一决高低。这时，常三爷说话了：“朋友，功夫不错，是个好把式。本来我们还可以与你摔下去，决出胜负。不过这样做对你不公，成了我们仗着人多，车轮战，欺负你了。你看这样成不成，今天咱们就摔到这，明天接着来。”

“认怂了吧？你要是害怕了，咱们可以不摔了。你们从明天起就别来了，